

# 重债国有序退出可化解欧元解体危机

李双全

欧债危机2009年12月爆发至今已两年多了,对全球经济的拖累效应日益显现。期间,欧盟和相关国际组织出台了多种政策和措施,希望能力挽狂澜,但都收效甚微。目前,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以至欧元区解体的舆论甚嚣尘上。实际上,对于深陷债务泥潭的高负债国来讲,无论是放松货币政策还是扩大援助机制,其支持力度都是有限的,只有量入为出、紧缩财政,才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根本之策。此外,如果欧元区果真出现不能保全的情况,允许高负债国暂时“退出”欧洲汇率机制II(ERMII)、在一定期限内以欧元区非正式成员国的资格存在,以这种“有序退出”的方式避免对市场造成过度冲击,抑或是应对欧元区解体的可行之策。

## 成员国赤字及债务均超上限

紧缩财政,对于陷入经济萎缩的高负债国来讲,确实很残酷;但放任赤字增加,一味扩大外界救助规模,只会进一步增加高负债国债务负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将成员国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的上限标准设定为3%,而欧元区7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元区成员国大都已超出这一标准,其中意大利财政赤字占GDP

之比为8%,希腊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已超过9%。此外,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把各成员国债务与GDP之比的上限标准设定为60%,而欧盟最新数据显示,欧盟27国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平均已超过80%,欧元区17国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平均已接近90%,其中意大利债务占GDP之比为123%,希腊此项数据已高达160%。标普预计,希腊债务占GDP之比2013年底可能升至170%。欧盟近日强调,希腊必须遵守接受第二轮救助时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条款,到2020年将债务占GDP的比率降至120%。

## 减赤降债须降低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成本过高,是重债国巨额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加剧其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更是导致其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力的根本所在。欧盟资料显示,在2000年至2009年的10年间,西班牙劳动力成本累计上升50%,意大利劳动力成本累计上升35%,而同期德国的劳动力成本只上升18%。过高的劳动力成本超过了同期经济发展能力,只能通过加大政府支出来完成,导致财政赤字增加;而政府通过扩大债务规模、增加金融机构杠杆的举措填充赤字,则推高了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在长年累积效应下,无可避免地引发了债务危机,进而又演变

成欧元危机。

降低重债国劳动力成本,是减少政府财政赤字、提高国际竞争力、恢复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政府紧缩财政减少赤字,无论如何都离不开降低民众工资水平及社会福利标准;应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同样需要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其商品竞争力。只有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升了,尤其在“欧盟内贸”中与德国等核心国的贸易逆差缩小了,经济恢复才有可能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和欧洲央行应督促重债国加速结构性改革,促进更加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谈判。不可否认,对重债国民众来讲,降低劳动力成本是件痛苦的事情,但这是纠正过往偏差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不愿承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指望靠借债维持高工资高福利的社会现状,就无法摆脱债务危机的困境。

## 把欧元联盟变成开放机制

欧元区这个欧洲货币联盟创立之初,未考虑到有一天可能会出现成员国退出、甚至遭遇可能“解体”的尴尬境地,从一开始就呈现了一种只有加入机制而没有退出机制的封闭状态。为防止那些无法摆脱债务危机、最终选择退出或被迫退出欧元区的国家无序退出,给欧元区乃至欧洲经济造成难以遏制的冲击,允许退出国在一定期限内以非正式成员国的资格使用本国货币,同时赋予其在经济恢复、汇率稳定之后重返欧元区的选择权,把该联盟变成一个开放的、可进可退的机制,可能是目前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值得借鉴的一步;而欧洲汇率机制II(ERMII)为此种设想提供了可行的前提条件。

欧洲汇率机制(ERM)创立于1979年,旨在限制欧盟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波

动,为成员国货币的汇率设定了固定的中心汇率;而欧洲汇率机制II(ERMII),进一步为欧元汇率设定了固定的中心汇率。欧洲国家在申请加入欧元区时,须先申请加入ERMII,该机制以欧元为一方,以每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元区成员国货币为另一方,规定非欧元区成员国在加入ERMII之后的两年内,必须保证本国货币对欧元中心汇率的标准波动幅度不能超过±15%,这是申请加入欧元区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而ERMII成员国一旦批准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同时就退出了ERMII。

把这种明确的进、退机制引进欧洲货币联盟,允许那些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暂时退出欧元区加入ERMII,使欧元区成为一种开放的机制,相对于目前只有进、没有出的封闭式机制,不失为一种应对欧元解体危机的权宜之计。毫无疑问,无论重债国以哪种形式脱离欧元区,他们一旦采用本国货币,势必面临巨大的汇率贬值压力。欧洲央行应适度放宽其对欧元区中心汇率波动幅度的限制,同时采取相应措施对市场进行适度干预,尽可能避免过大波动的产生。随着退出汇率贬值、出口竞争力提升以及经济结构改革见效,在其汇率对欧元中心汇率波动幅度满足±15%后,可重新恢复其欧元区成员国资格。退一步讲,如果在规定期限内退出经济状况仍不见好转,届时他们可由ERMII退出,可缓解目前情况下直接退出欧元区对市场产生的冲击。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办公厅调研员)



## 中国能源之王煤炭的谢幕曲

70年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过,“我们的文明建立在煤炭基础之上”。70年过去了,欧洲早已走过了煤炭依赖期,而亚洲正当其时。中国是煤炭消耗的大国,煤炭占能源结构的70%。而今年煤炭结结实实地遭遇了一场价格狙击。秦皇岛各港口“黑金”压港,库存量数月高达2000万吨。不仅仅是煤炭价格下滑,更为严重的是出现滞销。在昨天播出的《新财富夜谈》中,财经评论员叶檀和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等一同讨论能源之王煤炭由沸点冰点的谢幕曲。

叶檀:煤炭的黄金10年过去了吗?

韩晓平:我认为黄金10年过去了,再也不会了。

山西吕梁联合集团的副总裁田凤发告诉记者,今年产量比往年压缩了三分之一。以前是客户求着煤矿卖煤,今年是煤矿求着客户买煤。2002年主焦煤是130多元吨,最高峰时最好的主焦煤达到了1500至1600元吨。去年售价是1100元吨左右,而今年主焦煤的价格已经跌到700元吨了;高硫焦煤和肥焦煤比原来的售价降了一半。

煤矿今年介于微利和零利润之间,不仅是大煤老板觉得今年生存不易,煤炭加工、仓储的小煤老板的日子则更加艰难。吕梁剿煤老板吴玉平称,这个月每吨煤赔五六十元,下个月它还要掉价。产量是去年的十分之一。

韩晓平:煤炭的黄金10年过去了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经济下滑,第二是海外煤炭的产能冲击。比如印尼5400大卡的煤只卖80美金/吨,还是送到你家门口的价,成本低,热值也很高,装船也方便。从运费来说,从印尼运到咱们东南沿海比从秦皇岛运过来可能还近。而且澳大利亚、南非、巴西、美国都在准备向中国出口。

叶檀:是不是因为中国人这段时间一直在进口煤,对煤的依赖度越来越大?

韩晓平:别人不让烧了,就你们这不顾环境可以乌烟瘴气乱烧。第三就是前段时间“压小上大”,结果上了好多的煤矿,产能集中释放过度。

叶檀:现在产能多了多少?

韩晓平:煤炭工业协会说39亿吨。这个煤到底烧了多少,现在确实很难统计出来,统计的各个口径都不太一样,所以我想只多不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限煤是大趋势。各地政府都已经意识到不限煤就没有办法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不减排就要摘乌纱帽,所以他们就不惜代价用气、用气、用气,减少对煤炭的消费。“十二五”规划中天然气要从原来的1000亿增加到2600亿。第一年就增加了300亿立方米,后头每年至少要增加300亿左右。一吨标准油的天然气相当于两吨标准油的煤,高效又清洁,这样的话又把煤压下来了。

叶檀:现在这个气在能源中的比率是多少?煤是多少?

韩晓平:气现在是在占4.2%,煤是占到70%。但是“十二五”煤要从70%降到63%;而气要从原来的3.9%提高到8.3%。全世界一半的煤在中国烧啊,中国就这么点地,然后烧得自己乌烟瘴气,到处是PM2.5、PM10超标。

《新财富夜谈》是一档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制作、每周日晚23:17在甘肃卫视播出的高端财经周播访谈节目,由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女士担任嘉宾主持。本版每周一回放该节目主要内容,敬请关注。

##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声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118@126.com。

## 看淡企业与资本的爱恨情仇

杨丽花

近一段时间,资本市场甚是热闹。雷士照明与赛富亚洲以及关键角色施耐德就管理权干仗未了,京东苏宁网上网下全面开战,更是让沉寂冷清的股市多了几分热闹。虽然此次国美黄光裕未能亲自参战“三国杀”,但是国美与贝恩资本的纠葛,似乎还有余热。相信,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成熟,类似的打架肯定少不了。

闲人多少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坏心肠”。但是企业特别是创业企业,看戏的心情估计不轻松。熟悉的一家中型企业,一直不屑于亲近资本市场。理由很简单——钱又不希望从股市圈钱。”清高也是一回事儿,对资本市场的魔力了解不够更是主要障碍。但是最近当外部经营环境恶化,他觉悟了。他做不到任正非第二,就应该傍上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有万千股民撑腰,要想死掉都不是那么容易。只要活着,翻身总是有希望;但是如果倒了从头再来就难多了。就算自己捆不上股民,至少应该拉几个风投进来。

看人家刘强东,一张嘴忽悠了上亿美金,几年下来一分钱也没有赚到吧,风投也没把他怎么样。而且真要打起仗来,风投都是支持的,别管是刘强东绑架了风投,还是风投心甘情愿陪刘强东,反正与苏宁的这一仗,在士气上,是没有输。不像苏宁,被刘强东恐吓几下,机构就开始抛售股票。

刘强东有福气,背后资本如此给力。但是苏宁又何尝不是一直借力资

本与资本市场呢?如果当年深圳没有开中小板,绝不会今天的苏宁。

说到这里,突然想到黄光裕,他在资本市场里水性可不一。他与资本大鳄,先如胶似漆后又刀光剑影。没有资本市场,没有资本大鳄,国美大不了,黄光裕牛不了;没有资本大鳄,陈晓也根本没底气叫板国美管理权。是是非非都是资本惹的祸。

作为资本方,赛富亚洲角色的转换可能更能代表资本的态度。帮助吴长江把雷士照明搞到香港上市,成为中国在国际上唯一可拿得出手、说得上的照明企业。同样作为投资者,阎焱与IGD的熊晓鸽,同为中国风投领袖。当年熊晓鸽投资了腾讯,马化腾至今仍然感激。理论上,阎焱在雷士照明也是可以造就这样一段佳话。但不巧的是,雷士照明不光有赛富亚洲还有施耐德。在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更何况是以经济利益为唯一目的的PE。或许吴长江后悔招来了阎焱,但是他肯定不会否定资本带给他的成功。

在资本市场上,不要怪资本不讲情面,看势头不对想抛弃就抛弃,正如机构在京东进攻的时候抛售苏宁股票一样;看到更大的利益,想掉头就掉头,把你换下来也没啥,正如把吴长江拉下马一样;如果你做的不如我想的那样,就一定要落实“对赌”,逼死你非我所愿,但是我也没得选择。资本本如此,开始出现的时候总是美女,当你的吸引力不够的时候,随时也可以变成野兽。在资本市场,享受“美女”带来的力量时,还得学习驾驭“野兽”。

## 楼市调控后续税收政策应细思量

王瑞霞

随着近来房地产市场出现升温迹象,新一轮调控政策行将出台的预期也在不断增强。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接力政策有二,一是提高二手房交易税,二是加大房产税开征试点力度。据媒体报道称,各地正密集推进存量房信息系统建设招投标工作,为加快房产税试点扩容和提高二手房交易税做技术准备,税收的技术性障碍有望消除。

从理论上说,上述两条税收政策剑指楼市投机客,意在通过加大住房交易成本和持有成本,打击投机性需求,抑制房价上行。房产税如果扩大至存量房,还会逼迫囤房者尽快出租出售房屋,增加市场供应,同样会起到平抑房价的作用。

然而两条“加税”政策果真出台,收效如何还要打个问号,因为这将取决于楼市大环境、税率高低和征收范围等细节问题。

就拿提高二手房交易税费来说,其政策意图不落空的前提是税真正加在了业主头上,但实际情况却可能事与愿违。

笔者日前与北京一家房地产中介谈起二手房市场回暖,中介说,近来不仅二手房价上涨,而且由于交易计税价格的上调,购房人实际负担上升了不少。以东四环外的一个楼盘为例,目前成交价在3.6万元左右,与去年底相比上升了约10%,由于该地区的二手房交易过户计税价格由原来的地区指导价每平方米6000多元,上调到评估价约2.4至2.5万元,计税价格一下子提高了三倍多,含税房价相较以前实际上涨了16%。计税价格上调后,原本由卖家承担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仍然和以前一样悉数转嫁到买家身上。可见,提高二手房交易税虽然意在让卖家将高额获利吐出来,但实际情况却是买方“吐血”承担。由于目前买房人大多是刚需,所以加税政策会因此伤及楼市正常需求。

业主缘何能将成本强硬转嫁出去?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目前房价上预期增强,恐慌性购房重现,在二手房交易谈判中,购房者处于心理弱势,业主容易坚守自己的要价。

问题是,在楼市库存高企、总体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下,缘何买方仍处于不利的交易地位?究其原因,一是楼市供需失衡某种程度仍未改变,以北京为例,五环以内近年来新增楼盘很少,一遇楼市反弹,供需矛盾就会显现。二是自楼市调控以来,很多房地产商虽然日子难过,但他们宁可硬挺也不愿通过大幅降价来促销,房价整体降幅有限,而且一遇市场升温房地产商及销售就故伎重演,人为制造恐慌性购房气氛,为房价上涨预期推波助澜。

所以说,如果楼市整体运行大环境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指望以再度提高二手房交易税来调控房价,怕会陷入越调越高的窘境。而楼市大环境的改变需要政策合力来解决。比如,通过限期销售督促房地产商

## 焦点评论

### 姚明变身PE新贵



赵乃育/漫画